百年卡夫卡的布拉格

恺 蒂
专栏作家
Columnist
英伦新居民

布拉格老城广场，6 月，还不是盛夏，气候热但舒适。快到整点时，游客挤挤挨挨聚集在天文钟前，将手机高高举起——此钟设计独特，制作于 15 世纪，整点钟声敲响，钟上的小门打开，耶稣十二门徒的木偶轮流出场。天文钟边上有一栋仿佛童话中的房子，外墙布满装饰，描绘圣经故事和神话传说，此房名为分钟屋，曾是卡夫卡的故居。1889 年，六岁的卡夫卡随父母搬到这里，住了七年，他的三个妹妹都在这里出生。其实，那栋老屋早就不存在了，新屋按照原样重建。

老城广场周边的咖啡馆饭店里坐满了人，小巷狭窄蜿蜒曲折，来往游客往往需要侧身而行，阳光灿烂，热闹嘈杂，很难想象卡夫卡会如何看旅游旺季中的布拉格。他身高一米八五，消瘦如柴，眼睛深邃而锐利，清净无人阴冷中的街巷好像才应该是他的环境，就像离布拉格城堡不远的卡夫卡博物馆，馆内的主色调就是暗夜，展示的他的书信日记手稿，都是在暗夜时分写成。

阳光灿烂，热闹嘈杂，很难想象卡夫卡会如何看旅游旺季中的布拉格。

但这些小巷曾是卡夫卡上学的必经之路，每天早上，家中的捷克厨子带着他，走过市政厅和泰恩圣母教堂，穿过泰斯卡小巷进入曼斯纳大街，前往德文小学。在以后的书信和日记中，卡夫卡详细描述他的童年记忆，厨子“又矮又瘦，鼻子尖尖的，面颊凹陷”，这段路程不长，但对他却是无休止的折磨，有时他会抓着店门，有时会抱着街角的柱子，不愿再走一步。这些狭窄蜿蜒的街巷让他感到幽闭恐惧，他曾从楼上房间的窗户指着老城广场，对他的希伯来语老师说：“这个窄小的圆圈包含了我人生的一切。”

确实，他中学所在的那栋洛可可建筑，如今是捷克国家美术馆，他父亲的服装店也在那附近。他任职法律文员的保险公司的办公楼，现在是一家酒店，大堂中有一尊他的青铜半身像，也保留了他爬上爬下的螺旋楼梯，他的办公室，现在是卡夫卡套房。黄金巷 22 号，曾经是他妹妹的住处，卡夫卡也在那里生活过，这条小街就在城堡之下，是布拉格城堡的旅游属地。

还有离老城不远的犹太区，在卡夫卡的年代，那里是贫民窟，充满了“黑暗的角落、秘密的小巷、紧闭的窗户、污浊的庭院、吵闹的酒吧和凶险的旅店”，如同迷宫，幽闭神秘，渗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。现在的犹太区富裕殷实，街道两边新艺术风格的建筑俊美大气，虽与老城广场毗邻，但游客少多了，不再嘈杂吵闹。这里有犹太人的墓地，还有几座犹太教堂。这些共同组成了犹太博物馆。犹太艺术家 Jaroslav Rona 的著名青铜雕像，立在街角，卡夫卡骑在一位无面人的脖子上，描绘的是作家第一篇小说中的场景。

这个 6 月，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祭。在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，卡夫卡出生于德语家庭，又是犹太人，他是双重少数民族，属于边缘人物。现在，他可以说是布拉格最重要的一位公民，百年纪念当然也不能怠慢。捷克前卫艺术家 David Cerny 的动态雕塑卡夫卡头像高达 11 米，也经过了整修翻新，每个小时会转动 15 分钟，解构、重组。

在众多的纪念活动中，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艺术家 Oded Ezer 的装置艺术《萨姆沙之谜》的展览，主角是《变形记》中的主人公萨姆沙，这里的萨姆沙也是一位作家，曾经创作 24 部著作，可惜都没有出版，也没有被保留下来，只留下 24 个标题。Ezer 的装置艺术是萨姆沙的生平传记，重构他的生活和他的内心世界，艺术家为这些书设计了封面，展厅中心的玻璃柜中展示了这 24 本书，书的标题连成的，正是《变形记》开篇的第一句话。